

## 第七十九章 俯瞰越獄事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將藥丸藏好之後，範閑\*\*了一下鼻子，不知為何腦子裏開始亢奮起來，體內的霸道真氣也開始沿著他那與眾不同的寬闊經脈急速運轉，身體上似乎每一根毛孔都張開了，貪婪地吸取著這天地間也許有、也許無的元氣。

那股淡淡的麻黃樹葉味道讓範閑很興奮。

從桌上取下那把經過改造後，已經變得面目全非的虎衛長刀，掂量了一下沉甸甸的手感，範閑小心翼翼地用布帶將刀捆在了自己的背上，保持最方便出刀的角度。至於他腿上那把黑色的細長匕首，這麼多年裏似乎已經成了他身體的一部分，根本不需要再專門注意什麼。

吱呀一聲，門被推開了，王啟年走了進來，對著範閑行了一禮，附到他耳邊說了幾句什麼。範閑點點頭，目光掃了一下桌上剩下的幾個家什活兒，示意他開始動手。

王啟年為難地笑了笑：“我的手藝可比大人差的多。”

範閑罵道：“我化妝後的樣子你又沒見過，怎麼知道手藝比我差？當年你是多國通緝的大盜，難道還不會喬裝打扮？”

“隔壁廂坐著的那位不就是大人您親手打理的？”王啟年輕輕一個馬屁遞了過來：“嘿，那手藝，旁人是不知道，在下官看來，大人可是天上的謫仙下凡。”

“盡在胡扯。”範閑坐到了凳子上，笑道：“就京都旁邊供的那些野仙廟，哪個泥像能比我長的更好看。”

一人臉皮厚，一人臉皮更厚。二人這麼胡謔了幾句，有效地驅散了範閑心中殘留的最後一絲緊張。王啟年身為他最親近地下屬，除了滄州城外跟蹤，以及最近負責情報聯絡之外。始終沒有發揮出重要的作用，好在還有一手捧眼的功夫，可以讓範閑輕鬆些。

王啟年拾起小刀，嗤嗤在範閑的眉毛上刮弄著，又從桌上取了撮和好水地濕灰麵，開始往範閑的臉上修補，他覺著粘性與顏色與提司大人的麵部肌膚依然有些差異，不由皺眉道：“還是棒子麵兒要好些。”

範閑歎口氣道：“哪裏去找？我頭天倒是偷進一個官宦人家取了些妝粉胭脂，效果倒也不錯。”

城南一座大宅中，極闊的院落中火把高舉。十幾位渾身從頭蒙到腳的黑衣人沉默地等待著。在院落的另一方，太師椅上一位中年人正在閉目沉思，他的右手扶在光滑烏黑的椅手上輕輕摩娑。雙腳看似隨意，實則凝重如山地踩在青石磚上。

這位便是在齊國北麵抵抗蠻人七年之久的上杉虎大將，如今天下屈指可數的名將，北齊軍方實力最強，也是聲望最高地強者。

半晌之後。上杉虎緩緩睜開虎目，兩道懾人的寒光望向麵前跪著的那人，靜靜說道：“宮中既然不給我留後路。那我也不會坐以待斃，你此去小心，南方地那些人雖然想賣我一個好，但誰知道他們究竟存了些什麼心思。”

他說話的聲音其實並不大，但渾厚至極，就像敲鐘一般嗡嗡作響，可以想見這位一代名將強大的內力修為。

跪在他前方的，正是一直在上京城內鬱悶度日的譚武，當日曾經在使團前被高達一招製住地軍中猛將。他抱拳敬道：“大帥，南人狡猾，您要當心。”

上杉虎道：“本將自有分寸。”他今日最後一次入宮，年輕的皇帝還是沒有給他一個準信，太後那邊堅持囚禁著肖恩，上杉虎心憂義父安危，這才迫不得已準備做這件犯天條的事情。

“戰家地子孫，果然不會放過任何一個機會。”上杉虎苦笑著，如果不是義父知道那個秘密，想來年輕的皇帝一定會賣自己這個人情，但是那位年輕皇帝雖然有些女裏女氣，但骨子裏還是保留了戰清風大帥遺留下來的雄風，能夠在短時間內增強國力，甚至領軍南下一統天下的機會，他不會放過。

所以，義父肖恩沒有可能活著從那個牢舍裏出來。想到義父這數十年來的淒苦遭逢，這位被召回上京的一代名將也自黯然。

“去吧。”他輕輕揮了揮手，然後回到後院，夫人正急著準備後幾日太後壽辰的禮物。

“是。”譚武半跪於地，領命而去。

上京城崇武門外側的一片民宅內，有一處極不起眼的小院子。四處密集狹窄地街巷在這片民居裏穿插著，就算是老上京人也會有迷路的危險，而那處院子數十丈外，種著些北方常見的喬木，樹木挺拔如劍，微白的樹皮在黑夜裏也顯得十分明顯，好在此時已經入暑，今年雨水又充沛，枝葉格外繁茂。

範閑小心地調息著自己的真氣，強悍地控制著自己的心脈，讓自己被籠在黑衣中的身體與周遭的環境融為一體，確保沒有人能發現自己。他的目光透過那些巴掌大小的樹葉，往身下前右方的那片宅子望去，冷靜地等待上杉虎方麵營救肖恩的行動開始。

肖恩就被關在那個小院子裏，這是監察院四處花了很大氣力才打探出來的消息，不過今天晚上動手的，卻隻有上杉虎的那些死士，言冰雲的那些孩子們都已經重新回到了黑暗之中，隻是不知道信陽方麵會不會派出什麼高手助陣。

在上京重地劫囚，上杉虎這是犯了天條，不論最後能不能成功，北齊皇室與軍方的關係都會陷入破裂的邊緣。想到這點，像隻樹袋熊一樣趴在樹枝上的範閑，不由就對南方某位貴人感到萬分欽佩。

雖然長公主是個瘋女人，但確實是個很厲害的瘋女人，她從反手賣出言冰雲的那天開始，似乎就算到了後麵所有的變化，不論如何變化，慶國朝廷，都會獲得極大的利益。這個女人，實在是毫不簡單。

...

夜漸漸深了，高樹下方的宅院裏依然一片安靜，遠方河畔的嬰孩在哭泣，近處車行裏的老馬在有氣無力地嚼食著幹草，天上的星星都躲入了雲中，身旁的樹葉在夜風裏自憐地搓揉著身體，這個夜晚似乎與上京城每個夜晚一樣，沒有一絲異樣的地方。

毫無預兆的，伏在樹枝上的範閑雙眼睜開，望向下方的宅院。

越獄開始了！

一輛馬車緩緩開到了那間小院的門口，同一時間，一輛被灰布蒙著的小推車也悄無聲息地推到了小院的後牆處。小院裏的防備力量似乎沒有查到異樣，但在高高樹上俯瞰人間的範閑，卻是清清楚楚將這些舉措看在了眼裏。

馬車上下來了一位中年人，而同時範閑發現已經有好幾個黑影消失在了小院的周圍。

“誰！”負責看守肖恩的錦衣衛警惕性極高，從牆上露出半個身子，手裏拿著一架沉重的弩箭對準了站在小院門口的那位中年人。

中年人是範閑曾經見過一麵的譚武，隻見他笑了笑，張嘴欲言之時，忽然兩道黑光閃過，一左一右分別有兩枝奪命的弩箭，狠狠地穿過了那名錦衣衛的咽喉，鮮血橫飛！

那名錦衣衛的脖子上就像多出了兩枝鐵條，看上去血腥無比！

...

“攻！”譚武輕聲發布了命令，回應他的卻是一聲巨響。從馬車上下來一位壯漢，身高約有八尺，手握大鐵錘，大步跨至小院門口，右臂肌肉一迸，竟是生生向小院的門口砸了下去，看他下手的威勢，這小院的木門應該是馬上變成無數碎木片。

當的一聲巨響，震得場中人雙耳欲聾！

果然有很多碎木片飛濺，但是那門...卻沒有破！原來木門裏，竟然是夾著一層鋼板！高高在樹上的範閑微微一凜，北齊錦衣衛關押重犯的地方果然不是那麼簡單。

剎那間，院中的錦衣衛已經做出了反應，開始將人手集中到院口，而隨著那位壯漢的落錘陣陣，饒是那層鋼板作成的門，也開始吱呀作響，顫顫欲倒，似乎已經再經不起幾錘了！

一陣喊殺聲響起，十來名黑衣人攀牆而上，與裏麵的錦衣衛殺在了了一處，這些黑衣人的武道修為不俗，最厲害的

卻是招式間蘊含著的血殺之意，每一出招便是風雷相加，舍生忘死。這些常年守在上京繁華地的錦衣衛哪裏是這些軍中將士的對手，鮮血滿夜裏塗抹著，頓時被殺的連連敗退。

範閑冷漠地在樹上觀看著這一切，知道上杉虎的手下之所以要將門砸開，是因為肖恩雙腿被廢，根本無法高行，他看著那個壯漢像下苦力一般拚命地砸著鋼門，忍不住在心裏說道：“砸牆啊。”卻似乎忘記了肖恩的雙腿是被自己下令砸爛的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